

□ 值年园地

奇迹竟然出现了：我从3个月的成活期一直到如今，健康生活了30年。而今，我每天坚持游泳800米，能一次不停歇地给学生做三小时讲座，体重从76斤恢复到98斤。在这与癌症抗争的30年期间，我曾先后获得福建省和福州市以及环保部科技二等奖和三等奖。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福州大学老教授协会的工作。根据在清华三年多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和四十年的教学工作经验，特别注重做好育人方面的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走好人生道路，因此被福州大学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15年受到中国老教授协会开展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活动评委会的表彰。

我依靠在清华大学音乐室和清华大学合唱团练就的歌唱本领，随“福建省榕树合唱

团”先后到过曼谷、悉尼、维也纳、香港和台湾演出，为弘扬中华文化而高歌。

截止到目前，我已成为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晚期胃癌成活最长和五脏不全成活最长的病例。我已经和福州市红十字会办好了遗体捐赠手续，在我去世后，我的身体将奉献给医学研究，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如今，我继续做力所能及的教书育人工作，继续圆我的教师梦。2016年，我加盟清华海峡研究院，正为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工作。

从清华毕业已60周年，回眸逝去的时光，有太多的坎坷，又有太多的幸运，从某种角度说，我此生一切源自清华，我的心也将归于清华。当我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我意识里最后闪现的一定是“我的清华，勿忘你、感谢你！”

忆校园三则

○ 梁铁汉（1958届土木）

听杨式德老师讲课

在学校学习，以听课最为辛苦。上世纪50年代，教材不完善，除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油印讲义，就全靠课堂笔记了，因此，听课就成了最费神、费力的事了。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听杨式德教授讲“结构力学”课，费神和费力之外还是一种享受。

电铃一响，课堂安静下来，杨老师先写大标题，这是一堂课的内容，接着就一边讲一边按大节标题、小节标题，逐节推进，条分缕析。每一节的内容写在黑板上，这时一边听，一边理解，还要赶紧记

下。因为这些具体的详细内容，或者公式的推导，会随着讲述下一节时擦去，黑板容不下这么多内容，留下的只是标题。这种听课方式在中学是没有的，大学一年级时很不习惯，往往手忙脚乱；到学专业基础课时，眼疾手快，已经习惯了。尤其是杨老师讲起课来不紧不慢，不是神采飞扬，也不幽默风趣，而是娓娓道来，恰似一泓清泉，汨汨流淌，沁人心脾。内容难懂的，他会重复一遍，重点强调一下，你得赶紧记下和打上扛扛。他还会将声音稍稍提高，语音也就显得抑扬顿挫，会使你精神高度集中，既不会跑神，更不会昏昏欲睡。



杨式德教授（右）与学生交流

跑教室上课最怕的是电铃响了而课程内容还没有讲完，还要延长2~3分钟，个别的还要延长5分钟。课的最后小结，老师很匆忙，同学也在急着收拾东西准备跑路，最重要的小结不能很好地听清。但杨老师讲起课来绝对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快近下课时，他将这一节课的内容总结一下，重点再强调一遍，最后一句话刚落，双手拍拍粉笔灰，电铃即响，不差分秒。不是一节课如此，可以说每节课都是如此，神啦！让每位同学都钦佩不已。

晚上复习时，因为条理清楚、重点明确，只要将这天的讲课再过一遍，记一下重点，复习就很轻松，留下的作业也就很快完成。记忆最深刻的是叫我们随手绘各种奇形怪状的框架在各种不同受力下的弯矩(M)和剪力(Q)图，判断各种桁架杆件的零杆、拉杆、压杆图。这使我们很开窍，工作后在处理各种事故时，只要看一眼结构形状，立马就能知道事故由什么内力产生，无比顺当，受益一辈子。

大炼钢铁

1958年的清华园和全国一样豪情万

丈，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作为工科大学，毫无疑问要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几个毕业设计课题是钢铁厂的同学，首当其冲地首批投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去。

我们在铁路的东边新区（那时铁路还没有搬家）选了一块空地，到北京冶金设计院要了一套 3m^3 的小高炉的图纸，平地起家干了起来。土建系的我们负责高炉的土建工程，在泥工师傅的帮助下，我们按照图纸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几天就把小高炉竖立起来了。铸造专业的同学，接着就来炼铁。他们先把矿石和废铁焦炭放于炉内，点火开炼，眼看矿石和废铁慢慢地熔化，大家都很兴奋，眼巴巴地等待出铁。随着指挥的一声令下，出铁口打开，铁水慢慢地流出，大家一阵欢呼，多日来的辛劳终于有了成果，心情不知有多么欢乐。但不久，铁水在出铁口堆集凝固，将出铁口堵塞，里面的铁水出不来。大家先用铁棍撬，但不管用，撬开之后流出一点铁水，很快又堵了，这时大家的心情顿时坠落下来。很快，同学又搬来氧气罐，用焊枪将凝固的铁块吹开。铁水又慢慢地流出来，但流不了多远，铁水照样凝固将出口堵塞。几次吹开，铁水依然如此，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圆锥形小山。

无奈之下，将铸造专业的老师请来会诊，老师到现场一看，就指出铁水温度低了。原因找到了，怎样改正呢？老师指导说，必须将进风的温度升高，增加一热风炉，利用高炉排出的废热气，将要送进去的空气先预热。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又找来热风炉的图纸，砌了一个热风炉，重新开始。满满的信心又看着出铁，这次是比上次好，不是一出炉就凝固，但也流不了多远就凝固。正在叹气之时，传来了学校



大炼钢铁时的情景：有小高炉、热风炉、烟囱。测量者为作者

要修游泳池，我们这批土建系修高炉的人马要调去修游泳池。看着这小小的高炉和热风炉，辛辛苦苦一个多月，有些恋恋不舍，但也只能离开。离开不久，据说铁水堵塞的原因很快找到了，改进后铁水顺畅流出，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

修建新游泳池

学校原有一个体育馆内的游泳池，但比较小。解放初期，北京市的室内游泳池不多，听说毛主席还经常来此游泳。1953年我们初进校时，学生只有5000人左右，游泳池开放，虽然人多，深水区还是可以游的。到1958年学生增加到一万人，游泳池一开放，整个池子是人挤人，游泳池成了泡澡池，因此学校决定再修一个游泳池。

限于任务急、时间紧和当时的条件，决定为露天游泳池，地点选在原荷花池西南侧，将原有的一个池塘扩大，大约为50m×30m，不是标准的泳池。先砌游泳池的边墙，因陋就简，由片石砌成，是学校外请泥工来完成，全校各班轮流

来参加劳动，做一些运送石料和砌筑砂浆等辅助性的工作。我负责现场以班为单位义务劳动的工作分配，协调各班之间的工作范围。

在小铁厂时我还是具体的操作工人，现在则升级为“管理者”。好在大三暑假实习时当过工长助理，有了一定的经验，工作起来还算妥当。其中一项最苦最脏的事是清塘底的淤泥，由于多年的沉积，淤泥层一般20~50厘米厚，个别的地方更深。除发出一股臭味外，由于塘水抽干后还是很湿，大多只能赤脚下塘。装车时，湿淤泥用铁锹挖，在装的过程中掉一半多；后来改用柳条筐装，效率稍高，但筐边淤泥越积越厚，重量也愈来愈重，使得效率降低，体力消耗很大。最困难的是，由于人多，清理过后的地方，大家一踩又变成新的淤泥层，成了一项没完没了的工作。最有趣的是下班后，同学们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互相哈哈大笑——因为人人都是大花脸。笑声充满整个工地，一身劳累，一片欢乐。

同学们欢乐地离开工地后，车子、工具、筐等一高兴忘了归还，只好我这个“管理者”来清理，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最糟糕的是，等我清理完、洗完澡再到食堂吃饭时，菜也没有，饭也凉了，只能以芝麻酱就馒头充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边墙砌好了，池底也垫好了沙子，自打的深井流出了清凉的泉水，逐渐灌满了整个池子，小小的成就感充满了心中。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池水还没有完全灌满，就急急跳下池中，先游为快。

从清华毕业60年了，很多场景依然历历在目。